

昨日 登封少林鹅坡武术专修院散打擂台上——

日本空手道小高手 挑战少林小子

就在温家宝总理访日的“融冰之旅”刚刚结束，“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活动备受瞩目之际，一场旨在促进中日青少年武术交流的活动，于昨日下午1时，在中华武校之花——登封少林鹅坡武术专修院散打擂台上激情上演：日本全国空手道少年组亚军、12岁的白鸟大珠，挑战该武校校队少年组散打冠军、14岁的董文科。



■本报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韩心泽 文/图

中日少年武术交流也需要“融冰之旅”

中国武术实际上和日本空手道同源。空手道是由

距今五百年前的古老格斗术和中国传入日本的拳法糅合而成的。

本次专题片的导演相田贵史介绍，近年来，中国武术和空

手道的交流日益增多，但基本上都在成人选手间切磋，在青少年中间进行这样正式的比赛尚属首次。在日本，很多青少年对中国武术，特别是少林功夫

怀有浓厚兴趣，为此，他们才远渡重洋来到少林功夫的发源地，架起这座中日少年交流武术和空手道的桥梁。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能激发起中日青少年对两种技击更加浓厚的兴趣和深入交流的渴望。

据悉，日本电视台制作的这期专题节目将在5月6日与日本广大青少年见面，专题片时长22分钟。

有意思的是，白鸟大珠和董文科两位少年英雄练习空手道和少林功夫的时间都刚好6年。提起对比赛的感受，白鸟大珠说：“对少林功夫的高深精湛心服口服，希望成年之后能再有和董文科比赛的机会。”问及胜而不骄的董文科是否有和白鸟大珠再战的愿望，这名少林小子也用干脆而响亮的声音回答：“愿意。”但正如鹅坡武院创始人梁以全所说：“比赛的胜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两国青少年的擂台赛来加深中日文化的交流。”

市县点睛

走进高墙细听忏悔心声 新郑“讲正气、树新风”活动深入开展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王建军)日前,新郑市组织全市600多名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走进新郑监狱“大墙”,细听服刑人员现身说法,推动“讲正气、树新风”活动深入开展。

为使领导干部抵制歪风邪气,新郑市与新郑监狱联合举办了这次警示教育现场会。现场会上,四名曾经担任过领导职务的服刑人员眼含泪水,讲述了自己从普通家庭子弟到领导干部、又到阶下囚的人生历程,以及自己的犯罪行为给社会、家庭带来的悲剧。新郑市一位副局长说:在这次“讲正气、树新风”主题教育活动中,我们必须让理想信念更加坚定,永远不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

阳光稽查铺设和谐通道

登封国税用制度保证税收稽查公开公正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通讯员 王新超)登封市国税局在稽查工作中实现核准准入制度、案情报告制度、集体定案制度、案件复查制度、稽查建议书制度,用制度保证税收稽查的公开公正,为纳税人铺设阳光通道。

“无线索不稽查,在每个案稽查前,税务稽查人员先进行案例分析。”登封国税局稽查人员介绍说,在一个案件稽查以前,先告知企业,让其自查自纠,同一案例要用制度相同的稽查标准,采用不同稽查标准的一定要说明理由,自觉接受纳税人监督,坚决杜绝人情税、关系税,用制度保证选案、查案、定案、执行等每一个稽查环节的公平透明,保证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今年共稽查税务违法案例30起,实现入库税款1000多万元。

污水处理进入最后冲刺

6月份可正式投产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黄珂)昨日记者在中牟县看到,该县新建的县城污水处理厂正在提水运行。据了解,该县自接到承建县级污水处理厂任务后,县水利部门利用10个月时间就完成规划设计及项目上报,在2005年12月正式开工建设,并抽调县发改委、财政、公安、城建、卫生、环保及有关乡镇人员成立协调组进驻工地,现场办公解决工程建设中的各种问题。水利部门克服时间紧、资金缺、任务重等多种不利因素,督促施工方加班加点施工,不到10个月,就完成投资4350万元,完成日处理污水2万吨的县城污水处理厂,并且在2006年11月开始设备调试。据该县污水处理厂负责人说,现在县污水处理厂设备调试已结束,正在培菌及进行污水运行调试,预计5月底排放污水即可达标,6月份可正式投产。

爱心捐款托记者转交孙红霞

有人收养 叔婶初步同意

得知可怜的苦命孩子孙红霞的悲惨身世时,我特别难受和心酸,几乎是流泪读完报道。从小不能得到父爱母爱,她的不幸真让人同情,但当我看到她是个非常懂事的孩子,学习努力,成绩优秀,又有种

说不出的高兴。”信的落款为上街区市民张保安。同时他还寄来300元钱,想通过记者转交孙红霞,他还在信中呼吁:“社会各界请伸出爱心之手,帮帮这位学习优秀身世可怜的孩子。”

昨日下午,在城关乡一中支教的张建选老师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和孙红霞的叔叔婶婶进行了沟通,其实他们内心并不愿意让孩子离开,但是考虑到孩子去郑州后,能够有一个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对孩子以后的成才有很大好处,他们初步同意红霞被收养,他们建议孩子先去郑州呆一段时间,适应当然好,如果不适应,他们还是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暂时抚养红霞。

追踪报道

时政点击

“腐败父子兵”打碎了人们对贪官亲属的期望

老子贪,儿子黑,“腐败父子兵”似乎是贪官家庭的普遍现象。

4月10日,吉林省榆树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徐凤山涉嫌贪污、受贿案在长春市法院开庭审理,与他同时出庭受审的还有其儿子徐伟,检察机关指控徐伟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上个月,浙江省交通厅原厅长赵启奇涉嫌受贿案开庭,检察机关指控其单独或伙同其子赵广宇等受贿逾600万元;去年9月,安徽省财政厅原厅长匡炳文、匡中平父子受贿案一审宣判,父子二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and 五年;去年6月,山西省煤炭运销总公司原副总经理牛新民与其子牛连庆因共同贪污、受贿,一审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和六年。还有,最近在五台山开审的,被当地人称为“饿虎书记”的山西宁武县原县委副书记杨建军,敛财千万,一家三口齐过堂。在“饿虎书记”犯罪过程中,一家三口配合十分密切,杨建军收钱,妻子马清秀存款,女儿杨晓平窝赃。

“腐败父子兵”现象,“一窝黑”现象,早就引起人们的警觉。人们想方设法调动各方积极因素予以防范,看来是属于徒劳的了。比如,在某地开展反腐倡廉教育进校园、幼儿园的活动,名曰“小眼睛盯着大眼睛”,意思是看那些“大眼睛”,在“小眼睛”的注目下还敢不敢搞腐败?还有,某市一个区教育局聘请干部子女当监督员,监督父母的腐败行为。只可惜,这都是善良的人们的一厢情愿,不仅“大眼睛”依然腐败,而且“小眼睛盯着大眼睛”一起腐败,有的甚至是助纣为虐,“小眼睛”比“大眼睛”更贪婪,更加加剧了贪官的腐败行为。这种残酷的现实,一次次打碎了人们对贪官亲属们的期望。

一些掌握实权的领导干部,因为失去有效监管,将手中公权变成了“家族私权”,个人私欲极度膨胀,自然由权力带来的“肥水”是不能流入外人田的。于是就有了“老子当官儿子当托”、“父亲弄权儿子捞钱”的里应外合。另外,因为亲密无间的父子关系,贪官们认为只有子女和亲属是最安全、最保险的关系,同时,他们的亲属也希望自己的父母把权力发挥到极致。因此,儿女和亲属们在腐败过程中充当权力掮客,到与父母结成腐败同盟,最终成为同案犯,那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因此,不要寄希望什么“小眼睛盯着大眼睛”啦,不要幻想那些“子女监督员”啦,把这场十分严肃、十分艰难的反腐斗争,当成游戏玩,我们就是大傻瓜!唯有法律这把利剑震慑住贪官,震慑住他们的亲属,才能使反腐斗争收到成效!

王建军

无法“用脚投票”时,应该启动“用手投票”

针对近来银行协会宣布停收引起激烈民怨的跨行查询费,中国青年报调查中心一项调查显示:96.8%的受访者认为当下中国垄断行业的乱收费现象非常严重(4月16日《中国青年报》)。

消费者如对哪个企业的产品不满意,觉得哪个企业对消费者乱收费,他们立刻会毫不留情地行使“用脚投票”的权利,用手中的货币教训乱收费者,成为其竞争对手的产品使用者——可对垄断行业消费者缺乏这种权利,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垄断的特性决定了消费者没有选择权,满意也得交跨行取款手续费,不满意也得交,除了移民或干脆不消费,你拿垄断行业没有任何办法,不可能行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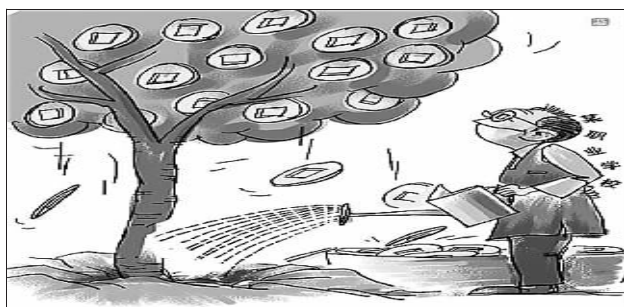
“用脚投票”的权利。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正如评论者说过,通过将消费者联合起来的行动是行不通的,消费者本就是散沙一盘,“全世界鸡蛋联合起来”是碰不过石头的。西方发达国家通行的是“手脚互补”规则:无法“用脚投票”时便启动“用手投票”。消费者无法“用脚投票”、无法行使选择自由时,“用手投票”程序便随之启动,消费者有权通过“用手投票”的政治途径对垄断者产生影响,有能力通过“用手投票”让代议机关用立法来限制垄断。

要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语境中,哪个公共部门或垄断行业招致民众96.8%的不满——这绝不是个简单的经济数据,而是一个爆炸性的政治数据。在国际新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有官员在公众的不信任压力下主动辞职。

可在中国语境中,96.8%受访者认为垄断乱收费现象非常严重——这只是一个毫无效力的民意表达,一个非常被动、无奈的民意姿态,缺乏“用手投票”的积极问责力量,无关监管者的乌纱帽,无关垄断行业的滋润生存。垄断行业处于消费者“用脚投票”和“用手投票”的真空地带。

无法“用脚投票”时应启动“用手投票”,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是绝不会存在“用脚投票”和“用手投票”的真空地带的,哪里有空,哪里意味着公众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实现。

曹林



漫画:“辛勤的园丁”

“十一五”期间,我国将投入100亿元用于发展职业教育。然而,当前的职业教育学校良莠不齐,有的重招生、轻培养,还有的管理混乱、乱收费,导致了职业教育乱象丛生。

有关调查显示,有的职业学校每招一名学生就要付出两三千元的回扣,有的学校一年花在“买学生”上的钱达百万元之巨。

新华社发

谈触及大学生心灵的矿工生活

从2005年3月开始,10名湖南师范大学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期,行走于矿山间,直面矿工们真实的生活。两年中,他们走访了湖南30多处煤矿,并3次下井调查,与数百名煤矿工人对话,发现矿难可怕,而贫穷比矿难更可怕。(4月16日《中国青年报》)

大学生们所正视的是什么样的惨淡人生,以至于引起心理上的惊悚?在煤矿,要钱还是要命?这看似两难的选择,根本上就是个无法选择的选择。每个矿工都清楚,生命仅是一次性的付出,所以对生命的漠视只是

其表象,频繁出现的矿难,让矿工们下井时忐忑不安,但自己和家庭“活命”的现实选择,又让他们不得不走向巷道,掌子面。

生计艰难可怕,促成矿工生计艰难的现实选择,又是可怕的可怕。正如大学生看到的:资源开采造成贫富悬殊,矿区经济发展了,带来的却是生态环境的越来越坏。强烈的反差,使得矿工这一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对剥夺他们的群体的敌视心理呈现自然状态的扩散、强化。而这样的道理显而易见:矿工的利益和资本的利益一起增长,矿区的经济发展才是可持续的;矿工和资本共享矿区的

发展成果,才利于社会的和谐。谁都知道,资本逐利,追求效益最大化,是由其本性所决定的。但这不是忽视矿工利益诉求的理由,他们作为劳动者,更应从经济发展中受益。矿区没有因煤炭带来的巨大财富而兴旺繁荣起来,所反映的应是发展的失衡。

矿工的生活,通过大学生的调查报告及媒体进入公共视野。矿工的生活,关乎社会每个成员的生活。社会不可割裂也无法割裂,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敲击大学生心灵的矿难、矿工生计的艰辛,既是社会之痛,也是良知尚存的社会成员的无法承受之重。

罗金羽

对一把手的监督难在哪里?

黑龙江省纪委书记杨光洪、湖南省委书记谭云昭、河北省委书记臧胜业和陕西省委书记王侠最近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认为现在一些地方党政一把手权力太集中,监督往往成了真空,“这里面根本上是个体制机制问题。所以,权力不应该是合理分散、科学配置,建立分权机制和制衡机制”。

在这几位省委书记看来,“对各级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始终是个薄弱环节,也是反腐倡廉的一大难点”,是“难中之难、重中之重”。这种判断无疑是十分准确的。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许多人都怀有一种迷信,认为各级党政一把手都是不会出问题或极少出问题的,因此根本不存在需要对手一把手进行监督的问题。比如前些年热播的多部反腐影视作品,几乎无一例外都落入了“副职腐败正职抓”的窠臼。

在这些作品中,一把手可能因故暂时缺席,或难免也受到了好色的蒙蔽,但他们永远都清正廉洁,是正确、正义的化身,不可能犯错误——因为一旦连他们也不可靠,也犯错误成了贪官,还有谁能力挽狂澜,一手扭转反腐败的僵局?好在,近年来随着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成克杰、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原云南省省长李崇廷、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等省部级党政一把手腐败案件的被查处,基本上已经破除了一些人心关于“一把手无须监督”的迷信。

虽然破除了上述迷信,但不少人仍然认为,由于各级党政机关、国家机关的一把手是十分重要的职务,所以对他们进行监督是一个微妙而敏感的问题,决不能“轻举妄动”。如前段时间,湖北省荆州市纪委组织拍摄了二百多名干部上班期间炒股玩游戏、开会睡觉等各类违纪行为,并制成一部专题短片公开放映,但其中删掉了一些单位一把手违纪行为的资料。县纪委书记解释说,如果把一把手也曝光,他个人的威信受到影响,他在单位的工作就不好开展了。担心对一把手进行监督会影响其威信,或影响其所在地方和单位的工作,或在一定范围内造成混乱,或令监督者“监督不成反受其害”,等等,仍然是不少人在对一把手进行监督的问题上存在的认识障碍,事实上也是造成一把手监督难局面的重要原因。

2004年初中共中央正式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明确规定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等党的最高层也成为监督对象,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成员。在中国的国情条件下,以《党内监督条例》为依托和参照,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形成合力,对党政机关、国家机关的一把手进行监督,就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坚实的合法性。

对一把手进行监督的问题解决好了,改善执政党的领导、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就会迈出一大步。

潘洪其